

のちのち

巴尔虎

草原上轮回的生命

旭日高娃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のオオカミ

巴尔虎

草原上轮回的生命

旭日高娃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虎:草原上轮回的生命/旭日高娃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7-5090-0989-5

I. ①巴… II. ①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7302 号

书 名:巴尔虎——草原上轮回的生命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83908456

发行电话:(010)83908409 (010)83908455 (010)83908377

(010)83908423(邮购) (010)83908410(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6

字 数:75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0989-5

定 价: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旭日高娃
(蒙古族，李儿只斤氏)

1983年12月出生於陳巴爾虎旗巴彥庫仁鎮。

10歲起學習音樂，15歲考入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

2005年以優異成績考入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攻讀碩士研究生。

2008年获德国DAAD国际交流奖学金留学德国。

2011年回国，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任圆号演奏员。

序言

草原就像是我的血液，流淌在身体里，从未停息。她常常以最壮丽的景象和最温暖的气息出现在脑海中，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孤单和惧怕。呼伦贝尔这片大草原给予了我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这力量根植在体内，转换成勇气，让我无惧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我想我是幸运的，出生在如此美丽的地方，此生更与草原息息相关。我时常赞美蒙古人的豪放、热情和勇敢，这种由衷的赞美完全出于对蒙古人本质的了解，明白豪放不是出于优越的生活，也不是出于崇高的信仰，而是出于与自然同呼吸、同生存的磨炼。这种豪放更是一种纯粹的气度，来源于天与地之间这片纯净的

充满生气的真实的草原。

草原的景色是美丽的，这美丽不仅来自草原四季真实的变化，更来自于蒙古人与草原的完美结合；草原上的生活是艰辛的，正是这艰辛的生活造就了草原人民勤劳、善良的性格。有人说艰辛的生活会让人忘记景色的美丽，可大草原的美丽却让蒙古人在艰辛的生活中依旧保持乐观的心态。蒙古人从大自然的美丽中提取了最可贵的豪情，最终蒙古人也成了草原美的一部分。

每一次站在这无尽的蓝天下，站在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时，渺小的我对这片草原充满了崇敬。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株小草，努力地挣扎着想要长高，这蓝天与草原之间总有更广阔的空间，任我成长；有时幻想自己就是一匹小马驹，尽情狂奔，草原永远以她最为辽阔的胸怀，任我驰骋。

千万不要以为草原只是一幅风景秀丽的画，她所蕴含的沧桑正如她所展现的美丽，无处不在，无法让人忽视。蓝天白云下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是何等洒脱，体会草原上如风一般的速度，是何等畅快。可马背

上的愉悦永远伴随着颠簸,马背上的人在颠簸中前进,在颠簸中成长,也在颠簸中体味生命,品味人生。扛得过马背上的颠簸,才能体会颠簸以外的世界;忍得过最初身体的酸痛,才能体会策马扬鞭的豪爽。而草原那无与伦比的美,也只有在狂风暴雨、冰霜冷雪中不断迁徙的民族才配拥有。

草原是怎样的美丽?草原是怎样的辽阔?再美的语言文字,再高超的摄影技术,都无法真正展现草原的魅力。只有身在其中,真正与草原同呼吸,感受拂面的微风,闻着青草的味道,才能认识到真正的草原,才能够了解蒙古人的生活和蒙古文化。对于所有读者,我期望你带着自己的故事,带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自然空间的无限遐想和大爱,到草原来。也许一个舒畅的深呼吸,或是一次短暂的冥想,你就能触动草原的脉搏。无论你是欣喜的、激动的,还是忧伤的、沉重的,请带上你的全部心境,草原可以包容你的一切,帮你释怀。

草原永远充满希望。不管她的冬季有多么漫长、多么寒冷、多么残酷,来年春天,草原依旧风景如画:蓝

天依旧透彻，白云依旧随意地飘在天空，河流也依旧不辞辛苦地滋养着万物生灵，她的勃勃生机让人瞬间忘记那刚刚逝去的严寒。

陈巴尔虎旗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的真挚情感也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愿意带着来自草原儿女的深切、美好的期望，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真情、古老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如果说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出自我主观的一种执着追求，那么这本书的诞生则完全不同，它是我多年情感积攒的自然流露，是我对草原的爱的更为流畅的诠释。我用岁月感知人生，用生命体味草原，眼睛让我认识草原的美景，肌肤让我感受草原的温度，而心灵的每一次悸动则让我明白爱的方向。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蒙古包 / 001
- 第二章 成长在陈巴尔虎旗 / 031
- 第三章 姓氏 / 059
- 第四章 巴尔虎婚俗 / 083
- 第五章 滋养生灵的水源 / 107
- 第六章 草原生活 / 133
- 后记 / 161

第一章 蒙古包





“蒙古人是不是都住在蒙古包里?”这是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好像不管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显然,蒙古包在世人的眼中早已成为蒙古人的标志,而蒙古包也确实是蒙古人在草原上得以长期生存下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温暖的家。

如果说马背是蒙古人最初的生命摇篮,那蒙古包便是蒙古人最温暖的移动港湾。蒙古包是蒙古人从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留传下来的智慧产物。牧人的牲畜总是在寻找最好的食物,哪里的草好,它们就会往哪里走;同样,牧民看到这一片草原被牲畜吃得差不多了,他们就会赶着牲畜换一片草原,为的是让草原休养生息。这样搬来挪去,就形成了蒙古人长期的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模式。

每一种生活习惯都有其形成的道理,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在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下,易于拆卸的蒙古包便是最适合游牧民族的住所。它伴随着蒙古

人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度过了千百年的游牧迁徙生活。

目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人所生活的地区，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古老的生活模式与现代的生活模式共同存在，交织着的生活模式诠释着今天蒙古人的生活现状。有人选择摒弃传统、更多地接受外来生活模式；而有人仍坚守着古老传统的巴尔虎生活模式；更多一部分的巴尔虎人则过着综合的生活，他们虽然居住在现代的公寓里，但其生活习性，包括饮食、语言，甚至思维习惯，却完全保持着巴尔虎风格。

在这片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是最幸运的，因为最为古老的游牧景象在这里仍清晰可见，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千百年来生存习性。在一切都趋于现代化的生活中，如果可以真正认识它、了解它、理解它，是一个蒙古人一生中最为生动的课程。

每当有朋友问起我的家乡时，我都会尽可能详细地介绍内蒙古，介绍呼伦贝尔，介绍巴尔虎。我希望自己对家乡的介绍，可以成为他们对一个地区、一个

民族、一种陌生文化最终透彻了解的一个美好开始。这种美好的开始不是源于美化，而是源于真实。这份真实不仅可以传达草原人民的情感，也是全世界每个民族通往他族文化的最纯洁、最快捷、最简单的途径。

今天，蒙古包依然存在于呼伦贝尔，只是与从前的样式有一些区别。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颁布了关于牧民草场分配的新政策。每家每户根据人口和牛羊等牲畜数目，分得不同大小的牧场，牧场的使用年限是 30 年。游牧面积的缩小也使蒙古包的使用率大大减少，事实上，新的政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最初蒙古人游牧的生存习惯。牧民们有了自己固定的草场，逐草而居的空间范围便大大地缩减了，蒙古包的移动范围也随之缩小了。很多牧民已在自己的牧场上建造真正的房屋，不再是可以移动的蒙古包。草原上固定的房屋有了风力发电机，即便是离城镇数百公里，牧民也可以在草原上使用电话，看电视，听收音机，甚至还拥有不太稳定的网络。拥有比较大牧场的牧民则既建了固定的房屋，同时也使用可移动的蒙古包来放羊。羊没有改变习性，依旧在不断地寻

找草多、草好的地方，“羊倌儿”也要如以往一样跟着移动，以便照顾牲畜。依旧是移动的蒙古包，只是移动的空间从整片大草原变成了自家的草场，范围是从整个 10 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草原缩小到几万亩的家庭牧场。

蒙古包移动范围的改变证实了草原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发展所必然经历的疑惑——是要追逐现代化还是要保留传统性？如果每一个现代化生存方式的形成都经过深思熟虑，如果现代化的生活并不是与破坏和污染挂钩，如果草原文化在汉文化强势侵入下还能自由发展，我希望牧民依旧生活在最美、最纯净的空气下，同时可以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

二

1954 年，婆婆出生在呼和诺尔苏木。“苏木”相当于一个乡。呼和诺尔苏木位于陈巴尔虎旗的南部，自 2011 年起更名为呼和诺尔镇。

婆婆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可惜当

初没有照片留念，我也只能从她的讲述中尽量用文字来还原那 60 年前古老的巴尔虎草原的景象，想象她别样的童年。

伴随游牧生活逐步产生的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标志之一，住在蒙古包里就意味着过着游牧生活。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对家的感觉、对自然的认识、对生命的理解、对信仰的领悟以及对爱的诠释，都有着游牧民族独特的角度，他们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持有一种博大、宽阔、平淡、长久的态度。

说到游牧生活就不能不说挪包。在婆婆的回忆中，一年之中一家人需要挪很多次蒙古包，当时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每次挪包都是靠用牛拉的勒勒车。

每年六月初，牧民们从呼和诺尔苏木向夏营地——莫日格勒河迁徙。从呼和诺尔苏木到夏营地的这次迁徙算是巴尔虎牧民当时最远的挪包距离了。曲折的道路使整个迁徙的距离达到 200 公里。一个牧民家通常要使用十来辆勒勒车进行迁徙。车、人、牲畜，如此庞大的队伍，要走上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

地。之所以不断挪包就是为了让牛羊有好的草吃,养出好膘,秋天的时候才可以卖出个好价钱。牛羊不可以走太快,它们需要边走边吃草,并且所走的距离一定不能超出它们平常一天的路程,以免牛羊劳累变瘦,有违挪包的目的。

勒勒车是蒙古人最早使用的一种自制的纯木制交通工具。它的制作原材料是桦木,大大的轮子和轻便的车身,使勒勒车适合草原上四季的路况。不管是夏季雨后泥泞的草原,还是冬季覆盖着厚厚白雪的道路,勒勒车都能够行进。

从前的蒙古牧民人家的全部家当便是成群的牲畜、几辆勒勒车、蒙古包和几条狗。虽然现在古老的勒勒车正在被摩托车、拖拉机等现代交通工具逐渐替代,不像从前有那么高的使用率,但还是会在牧民的蒙古包外看到一两辆勒勒车。

值得高兴的是游牧民族最原始的家庭生活还能够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看到:草原上孤零的一个蒙古包,蒙古包外停放的勒勒车,当你走近时,定能听到牧民的狗叫声。这依旧是牧民人家,依旧是蒙古人千百

年来延袭的生活景象。或许一个民族不应该狭隘地将民族的精神过多地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可我同样忧虑,当这种外在的生活形式消逝了,那存在于骨血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能长久的存在下去呢?

挪包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儿。挪包当天要起得非常早,在天刚蒙蒙亮时就开始准备。每次挪包都要将蒙古包内的全部物品收拾后装上勒勒车。

通常挪包需要3个带铁皮箱的勒勒车,装的都是些需要防湿、防潮、防脏的物品,例如一家老小的衣物需要一个铁皮箱勒勒车;大米、白面、奶干儿、肉干儿等食物需要一个铁皮箱勒勒车;锅碗瓢盆等也需要一个铁皮箱勒勒车。

除了带铁皮箱的勒勒车之外,还有一种把用柳条编成个椭圆形围栏固定在车架上的勒勒车,这种勒勒车是用来装晒干的牛粪的。干牛粪对于挪包来说非常重要,没有它就无法生火做饭。不管是在什么天气下挪包,能够在途中吃上热乎的饭,必定能减少许多疲劳。

还有一种是用羊毡制成的带篷的勒勒车,这种勒